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

近本無師弟子答問字而作書中要語卷上

門人朱熹元晦編

丁丑六月二十六日書云承喻涵養用力處足見近來好學之篤也甚慰甚慰但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更望勉之

戊寅七月十七日書云某村居一切只如舊有不可不應

接處又難廢墮但靳靳近本無下靳字度日爾朝夕無事齒髮

已邁筋力漸不如昔所得於師友者往來於心求所以

脫然處竟近本作覺未得力頗以是懼爾

春秋且將諸家熟看以胡文定解為準玩味久必自有會

心處卒看不得也伊川先生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
星所易見也唯微辭奧旨時措從宜者所難知爾更須
詳考其事又玩味所書抑揚予奪之處看如何積道理
多庶漸見之大率難得學者無相啓發處終憤憤不灑
落爾

問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
謂孝矣東坡謂可改者不待三年熹以為使父之道有
不幸不可不即改者亦當隱忍遷就於義理之中使事
體漸正而人不見其改之之迹則雖不待三年而謂之
無改可也此可見孝子之心與幾諫事亦相類 先生
曰三年無改前輩論之詳矣類皆執文泥迹有所遷就
失之須是認聖人所說於言外求意乃通所謂道者是

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
意處即率意改之則近本有孝子之心近本有何在如說
春秋者不忍遽變左氏有官命未改之類有孝子之心
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近本
此作耶東坡之語有所激而然近本有是亦近本有意也
事只有箇可與不可而已若大段有害處自應即改何
疑恐不必言隱忍遷就使人不見其改之之迹此意雖
近本有未有害第近本恐處心如此即駸駸然所近本
善字失處却多吾輩欲求寡過且謹守格法為不差也幾
諫事意恐不相類更思之

問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舊說孝子不妄為
非惟疾病然後使父母憂熹恐夫子告孟孫之意不然

蓋言父母之心慈愛其子無所不至疾病人所不免猶
近本有惟字恐其有之以為憂則餘可知也為人子者知此
 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所以奉承遺體而求免於虧辱
 者豈一端而已哉此曾子所以戰戰兢兢啓手足而後
 知免焉者也不遠遊遊必有方不登高不臨深皆是此
 意 先生曰父母唯其疾之憂當如上所說為得之舊
 說不直截聖人之告人使知所以自求者惟深切庶可
 用力也

問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
 養不敬何以別乎熹謂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
 故蓄犬馬者必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
 有所不至不幾於以犬馬視其親乎敬者尊敬近本而

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已也人雖至愚孰忍以犬
 馬視其親者然不知幾微之間尊敬近本作謹之心一有不

至則是所以視其親者實無以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
 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然諸家之說多
 不出此熹謂當以春秋所書歸生許止之事觀之則所
 謂犬馬之養誠不為過不然設譬引喻不應如是之疎
 而子游之賢亦不待如此告戒之也 先生曰此一

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察只以能養為孝近本作敬雖孔門
近本有之字學者亦恐未免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

反諸心也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近本作則陷
 於犬馬之養矣孟子又有養口體養志之說似亦說破
 學者之未察處皆所以警乎人子者也若謂以春秋所

書之事觀之則所謂犬馬之養誠不爲過恐不須如此說歸生許止各是發明一例也

問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

回也不愚熹竊作切謂亦足以發是顏子聞言悟理心

契神受之時夫子察焉而於心有感發也子夏禮後之

問夫子以爲起近本作啓予亦是類也但子夏所發在言語

之間而顏子所發乃其所自得處有以默相契合不待

言而喻也然非聖人有所未知必待顏子而後發如言

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耶近本作爾先生

曰亦足以發前說似近之恐與起近本作啓予不類深玩之

可見非助我者豈聖人待門弟子答問之助固是如此

然亦須知顏子默曉聖人之言便知親切道體處非枝

葉之助也他人則不能見如此精微矣妄意如此氣象

未知如何近本作何如

問子張學干祿夫子告以多聞多見闕疑殆而謹言行其

餘蓋不博無以致約故聞見以多爲貴然不闕其所未

信未安則言行之間意不誠矣故以闕之爲善疑殆既

闕而於言行近本作疑殆有不謹焉則非所謂無敢慢者故

以謹之爲至有節於內若此尤悔何自而入乎然此皆

庸言庸行之所必然非期以干祿也而祿固已在其中

矣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近本無而祿下十字與夫子

之意一也伊川先生亦曰子張以仕爲急故夫子告之

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恐亦是此意未知是否

先生曰古人干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胷中有所

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爾此爲己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見所以求之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多聞見而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己也切矣故孟子有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之語苟能深體得此則馳外之心不作矣伊川所謂才有縫罅便走了之意

戊寅冬至前二日近本無日字書云承示問皆聖賢之至言某何足以知之而吾元晦好學之篤如此又安敢默默也輒以昔所聞者各箋釋於所問目之下聊以塞命爾它日若獲欵曲須面質論難又看合否如何大率須見灑然處然後爲得雖說得行未敢以爲然也

問向以亦足以發之義求教因引起予爲證蒙批論云亦

足以發與起予不類熹反覆思之於此二者但見有淺深之異而未見全不相似處乞賜詳喻 先生曰顏子

氣象與子夏不同先玩味二人氣象於胷中然後體會夫子之言亦足以發與近本無與字起予者商也之語氣象

如何顏子深潛淳粹於聖人體段已具故聞夫子之言

卽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

違如愚而已退省其私則於語默日用動容之間皆足

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也子夏因問詩如

不得繪事後素之言卽禮後之意未必到似近本作事有因

問此一事而夫子印可之意此所以不類也不知是如

此否偶追憶前日所問處意不來又未知向日因如何

疑而及此也更俟他日熟論

問春秋威

近本作桓下並同

公二年滕子來朝按滕本稱侯伊川

謂服屬於楚故貶稱子熹按楚是時未與中國通滕又

遠楚終春秋之世未嘗事楚但為宋役爾不知伊川別

有何據又陳蔡諸國後來屬楚者亦未嘗貶爵也胡文

定以為為朝威而貶之以討亂賊之黨此義似勝然滕

自此不復稱侯至定公之喪來會葬猶稱子夫豈以祖

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然則胡氏之說亦有可疑者

不知當以何說為正胡氏又謂凡朝威者皆貶獨紀侯

以咨謀齊難而來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皆無貶焉熹

竊近本以為果如此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

也近本不知春秋之法果如此否二年紀侯來朝左氏作杞

有說可據伊川胡氏依公穀作紀字先生曰滕子來朝考之春秋夫子

凡所書諸侯來

近本作之

朝皆不與其朝也胡文定謂春秋

之時諸侯之朝

近本無皆不

皆無有合於先王之時世

朝之禮者故書皆譏之也滕本稱侯威二年來朝稱子

者以討亂賊之黨貶於諸家之說義為精先儒又以為

時王所黜者胡氏以為果如此則春秋不作矣恐先儒

之說非來喻以謂自此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以祖

世有罪而并貶其子孫乎若如此言大段害理春秋與

人改過遷善又善善

近本無

長惡惡

近本無

短不應如

此是可疑也某竊以謂從胡之說於理道為長觀夫子

所書討亂之法甚嚴滕不以威之不義而朝之只在於

合黨締交此夷狄也既已貶矣後世子孫碌碌無聞無

以自見於時又壤地褊小本一子男之國宋之盟左傳

有宋人請滕欲以為私屬則不自強而碌碌於時者久
近本矣自一貶之後夫子再書各泐一義而發遽又以
侯稱之無乃紛紛然殺亂春秋之旨不明而失其指乎
蓋聖人之心必有其善然後進之若近本無無所因是
私意也豈聖人之心哉若如此看似於後世之疑不礙
道理為通又不知如何春秋所以難看者蓋以常人之
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近本無豈能無失耶請
近本侯他日反復面難庶幾或得其旨伊川之說考之
諸處未見春秋之前服屬於楚事迹更俟尋攷又來
喻以謂紀侯來諮謀齊難志不在於朝威故再朝無貶
則是義理之正可以危急而棄之若果如此尤害義理
春秋有誅意之說紀侯志不在於朝威則非滕子之類

也列國有急難以義而動又何貶耶紀侯來朝左氏作
杞字後有入杞之事傳皆有說胡氏因公穀作紀字春
秋似此之類者多如齊子糾左傳只云納糾伊川乃以
二傳為證又嘗有看春秋之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跡以
經別傳之真偽參考理義之長求聖人所書之意庶或
得之

問禮之用和為貴一章之義 先生曰孟子曰仁之實事
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禮
之道雖以和為貴然必須體其源流之所自來而節文
之則不失矣若小大由之而無隆殺之辨知和而和於
節文不明是皆不可行則禮之體用失矣世之君子有
用禮之嚴至拘礙者和而失其節者皆非知禮者也故

有子以是語門人使其節爾

問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橫渠先生曰君子寧孤立無與

不失親於可賤之人熹據此則因也親也宗也皆依倚

附託之名但言之漸重爾所因或失其所親謂可賤之人不可親

也則亦不可宗人之可親者必不可宗其不可親者必不可宗也故君子非孤立

無與之患而不失其親為難其將欲有所因也必擇其

可親者而因之使彼誠賢則我不失其所親而彼近本

亦可宗矣立文與上二句相似皆言必慮其所終行必

稽其所敝之意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近本作何如先生曰

伊川先生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

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耻辱

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也猶言禮義

者不可得見得見近本無下得見字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

失親於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為主故也

問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蘇東坡曰夫子之於詩

取其會於吾心者斷章而言之頌魯侯者未必有意於

是也子由曰思無邪則思馬而馬應思馬而馬應則思

之所及無不應也故曰思無邪思馬斯祖此頌魯侯者

之意也兩說未知孰是先生曰詩入興雖亦曲折

達心之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此爾

若不止於禮義即邪也故三百篇一言足以蔽之只是

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頌

魯侯者偶於形容盛德如此故曰思無邪於馬言之者

又有秉心塞淵然後騅牝三千之意

問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一章橫渠先生曰常人之學日益而莫自近本知也仲尼行著習察異於常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進德之盛者與伊川先生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至近本七十進德直有許多節次者聖人未必然亦只是為學者立一下近本法盈科而後進不可差次須是成章乃達兩說未知孰是先

生曰此一段二先生之說各發明一義意思深長橫渠云化而知裁伊川云盈科而後進不成章不達皆是有

力處更當深體之可爾某竊以謂聖人之道中庸立言常以中人為說必十年乃一進者若使困而知學積近本而十年之久日近本孳孳而不倦是亦近本無而不倦本慮焉可以變化氣質而必一進也若以鹵莽滅裂之學

而不用心焉雖十年亦只是如此則是自暴自棄之人爾言十年之漸次所以警乎學者雖中才於夫子之道皆可積習勉力而至焉聖人非不可及也不知更有此近本作似意否

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伊川曰灌以降神祭之始也近本既灌而往者自始及終皆不足觀言魯祭之非禮也謝氏引禮記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近本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此為證而合此章於上文杞宋不足證之說曰考之杞宋則文獻不足考之當今則魯之郊禘又不足觀蓋傷之也呂博士引荀子大昏之未發祭之

未納戶喪之未小歛一也解此與趙氏春秋纂例之說
不審何者爲是 先生日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
魯自在其中今日近本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
矣則是顛倒失禮如昭穆失序之類於灌而求神以至
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
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其如視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
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近本作矣於天下
也何有

問或問禘之說一章伊川以此章屬之上文曰不知者蓋
爲魯諱知夫子不欲觀之說則天下萬物各正其名其
治如指諸掌也或以爲此魯君所當問而不問或人不
當問而問之故夫子以爲不知所以微諷之也餘如伊
川說云龜山引禮記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
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近本作
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非或人可得而知也其
爲義大豈度數云乎哉蓋有至蹟存焉知此則於天下
乎何有此數說不審孰是 先生曰詳味禘自既灌以
下至指其掌看夫子所指意處如何却將前後數說皆
包在其中似於意思稍盡又未知然否

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熹疑此二句乃弟子記孔子事爰
說近本孔子之言於下以發明之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也 先生曰某嘗聞羅先生曰祭如在及見之者祭神

如神在不及見之者以至誠之意與鬼神交庶幾享之
若誠心不至於禮有失焉則神不享矣雖祭也何爲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熹謂此
非謂不足觀蓋不誠無物無物則無以觀之也 先生
曰居上寬爲禮敬臨喪哀皆其本也有其本而未應若
無其本粲然文采何足觀

問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
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熹謂曾子之學主
於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
未能卽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
力之久而亦將有以自得故夫子以一以貫之之近本
之語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無下

默會其旨故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蓋以夫子之道
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
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爲
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然則夫子所以告曾
子曾子所以告其門人豈有異旨哉而或者以爲忠恕
未足以盡一貫之道曾子姑以違道不遠者告其門人
使知入道之端恐未曾盡曾子之意也如子思之言忠
恕違道不遠乃是示人以入道之端如孟子之言行仁
義曾子之稱夫子乃所謂由仁義行者也 先生曰伊
川先生有言曰近本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恕也作則體會於一人之身不過只是盡已及
物之心而已曾子於日用處夫子自有以見之恐其未

必覺此亦近本作以是一貫之理故卒然問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於是領會而有近本無得焉近本作爲

曰唯忘其所以言也東坡所謂口耳俱喪者亦佳至於

答門人之問只是發其心耳豈有二耶若以謂聖人一

以貫之之道其近本精微非門人之問所可告姑以忠

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如是之支也如孟子稱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精粗不二袞同盡是此理則非聖人不

能是也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特起此以近本無示人

相近處然不能貫之則忠恕自是一忠恕爾

十一月十三日書云吾人大率坐此窘窶百事驅遣不行

唯於稍易處處之為庶幾爾某村居近本作兀坐一無

所為亦以窘迫遇事窒近本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

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來喻以為人心之既放如木之既伐心雖既放然夜氣所

息而平旦之氣生焉則其好惡猶與人相近木雖既伐

然雨露所滋而萌蘖生焉則猶有木之性也恐不用如

此說大凡人禮義之心何嘗無唯持守之即在爾若於

旦晝間不至梏亡則夜氣存矣夜氣存則平旦之氣未

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此孟子發此夜氣

之說於學者極有力若欲近本涵養須於此持守可爾

恐不須說心既放木既伐恐又似隔截爾如何如何又

見喻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

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為制之於

外以養其中數近本處蓋皆各言其入近本道之序如
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為近本無一說
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近本
字洒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洒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
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近本此則失之
近本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
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為一度幾洒落爾其自聞師友之
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間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
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於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近本
無多此至心亦間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為理道
處十九字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近本矣益恐懼吾元晦乃
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加之

已卯六月二十二日書云聞不輟留意於經書中縱未淺
自得亦可以驅遣俗累氣象自安閑也

已卯長至後三日書云今學者之病所患在於未有洒然
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只是苟免顯近本然
尤悔而已似此恐皆不足道也

庚辰五月八日書云某晚景別無他唯求道之心甚切雖
間能窺測一二竟未有洒落處以此兀坐殊憤憤不快
昔時朋友絕無人矣無可告語安得不至是耶可嘆可
懼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近本是如此切不可更生
枝節尋求即近本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
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畧綽一見與心會處儘是正理若
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記明道嘗在一舍中

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為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今
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
說所以近本於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
至近本枯亡即夜氣清若旦晝間不能存養即夜氣何
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近本無先
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
極好近本無極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
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近
無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
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
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
之得恐元晦以親旁無人儻侍亦難一來奈何切近隨

宜攝養勿貽親念為至禱也

承惠示濂溪遺文與穎濱語孟極荷愛厚不敢忘不敢忘
邇書向亦曾見一二但不曾得見全本今乃得一觀殊
慰甲抱也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可商論處俟他日見
面論之嘗愛黃魯直作濂溪詩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
甚高胷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
佳胷中洒落即作為盡洒落矣學者至此雖甚遠近本
亦不可不常存此體段在胷中庶幾遇事廓然於道
理方少進願更存養如此

羅先生山居詩某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顏樂齋
詩云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真
堪笑此一句似非賴有顏瓢一味長池畔亭曰濯纓詩云擬

把冠纓挂牆壁等閒窺影自相酬邀月臺詩云矮作牆
垣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
人取次來又有獨寐榻近本白雲亭詩皆忘記白雲亭
坐處望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
邀月臺詩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近本
多此字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別云也知鄰鬪非吾事且
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間也

聞召命不至近本復有指揮今來亦執前說辭之甚佳蓋
守之已定自應如此縱煎迫擾擾何與我事若於義可
行便脫然一往亦可也某嘗以謂遇事若能無毫髮固
滯便是洒落卽此心廓然太公無彼已之偏倚庶幾於
理道一貫若見事不徹中心未免微有偏倚卽涉固滯

皆不可也未審元晦以爲近本無如何爲此說者非理

道明心近本與氣合未易可以言此不然只是說也

庚辰七月書云某自少時從羅先生學問彼時全不涉世
故未有所入聞先生之言便能用心靜處尋求至今澳
汨憂患磨滅甚矣四五十年間每遇情意不可堪處卽
猛省提掇以故初心未嘗忘廢非不用力而迄于今更
無進步處常切靜坐思之疑於持守及近本無日用儘
有未合處或更有關鍵未能融釋也向來嘗與夏丈言
語間稍無間因得一次舉此意質之渠乃以釋氏之語
來相洵終有纖奸打訛處全不是吾儒氣味旨意大段
各別當俟他日相見劇論可知大率今人與古人學殊
不同如孔門弟子羣居終日相切摩又有夫子爲之依

歸日用間相觀感而化者甚多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
言說可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耶元晦更潛心於此勿以老邁為戒而怠於
此道乃望承欲秋涼一近本欠來又不知偏侍下別無
人一近本欠可以釋然一來否只為往來月十日事疑近本作亦
可矣但亦須處得老人情意帖帖無礙乃佳爾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近本體一句即認得
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
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
是儒者氣象

又云因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數句偶見全
在日用間非著意非不著意處才有毫髮私意便沒交
涉此意亦好但未知用處却如何須喫緊理會這裏始
得某曩時傳得呂與叔中庸解甚詳當時陳幾叟與羅
先生門皆以此文字說得浸灌浹洽比之龜山解却似
枯燥晚學未敢論此今此本為相知借去亡之已久但
尚記得一段云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必
有事焉不得於言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形接乎
耳目而可以道也近本欠必有事焉者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學者見乎此則庶乎能擇乎
中庸而執之隱微之間不可求之於耳目不可道之於
言語然有所謂昭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正惟虛
心以求之則庶乎見之又近本據孟子說必有事焉至
於助長不耘之意皆似是言道體處來論乃體認出來

學者正要如此但未知用時如何脗合渾然體用無間
乃是不然非著意非不著意漠漠泔泔疑未然也某嘗
謂進步不得者髣髴多是如此類窒近本作便礙更望思索
它日熟論須見到心廣體胖遇事一一洒落處方是道
理不爾只是說也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謂能存養者積
久亦可至此若比近本作此之不違近本作達氣象又近本作只迥然
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
懈焉遇事應接舉近本欠舉字處不覺打發機械卽離近本作雜
間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
生然後可進近本作以亦不易也來論以謂能存養者無
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却似輕看了也如何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

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近本作處如此不見

所謂氣所謂心近本無所謂心三字渾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

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近本無心那箇是四字氣卽勞攘爾

不知近本有不字可以近本無以字如此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

若更非是無惜勁論吾儕正要如此

錄示近本作云明道二絕句便是近本作見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

之氣味某尚疑此詩若是初見周茂叔歸近本有時之字

句卽可此後所發之語恐又不然也

二蘇語孟說儘有近本作得好處蓋渠聰明過人天地間理道

近本作道理不過只是如此有時見到皆渠聰明之發也但

見近本有不字到處却有病學者若要窮理亦不可不論某

所謂儘有商議者謂此爾如來諭云說養氣處皆顛倒

了渠本無淵源自應如此也然得惠此本所警多矣

某兀坐於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

此然又不敢必覬恐侍旁乏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

須於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值情意迫切處即以輕

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於出處間更體此意近本此已前分

辛巳二月二十四日書云示下所疑極荷不外已有鄙見

之說繼其後矣但素來拙訥發脫道理不甚明亮得以

意詳之可也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二程先生謂此言氣質之性非性

之本尹和靖云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相遠而為

言熹按和靖之意云性一也則正是言性之本萬物之

一源處所以云近但對遠而言非實有異品而相近也

竊謂此說意稍渾全不知是否 先生曰尹和靖之說

雖渾全然却似沒話可說學者無着力處恐須如二先

生謂此言氣質之性使人思索體認氣質之說道理如

何近本此為有力爾蓋氣質之性不究本源又由習而相

遠政近本此要玩此曲折也

問公山弗擾佛肸二章程先生謂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

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也

又云欲往者示人以迹子路不喻居夷浮海之類熹疑召而欲

往乃聖人虛明應物之心答其善意自然而發終不往

者以其為惡已甚義不可復往也此乃聖人體用不偏

道並行而不相悖處不知是否又兩條告子路不同者
即其所疑而喻近本之爾子路於公山氏疑聖人之不

必往故夫子言可往之理此語意中微似竿木於佛髀

恐其浼夫子也故夫子告以不能浼已之意不知是否

又謂示人以迹者熹未喻其旨 先生曰元晦前說深

測近本聖人之心一箇體段甚好但更有少礙若使聖

人之心不度義如此易動即非就此更下語近本無就

五又兩條告子路不同即其疑而喻之以下亦佳竿木

隨身之說氣象不好聖人定不如是元晦更熟玩孔子

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方是近本聖人廓近本然明達

無所不可非道大德宏者不能爾也子路未至此於所

疑處即有礙近本龜山謂之包羞誠有味也示人以迹

恐只是心迹近本多之據此事迹皆可為然又未必爾

者蓋有憂樂行違確然之不同無定證也

問子欲無言明道龜山皆云此語近本人而發熹恐此句

從聖人前後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

非為門人發也子貢聞之而未喻故有疑問到後來自

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方是契此旨趣顏曾則不待疑問若子貢以

下又不知所疑也 先生曰此一段說甚佳但云前後

際斷使言語不著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恐不消如此

說只玩夫子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數語便見氣味深長則子欲無言可知旨歸矣

問殷有三仁焉和靖先生曰無所擇於利害而為所當近本

無當字為惟仁者能之熹未見微子當去箕子當囚比干
 當死端的不可易處不知使三人者易地而處又如何
 東坡云箕子常欲立微子帝乙不從而立紂故箕子告
 微子曰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顛隳言我舊所言
不去并聽故不復諫比干則無所嫌近本故諫而死胡明仲非
我得禍是以二子或去或因蓋居可疑之地雖諫不見
 之曰如此是避嫌疑度利害也以此論仁不亦遠乎熹
 按此破東坡之說甚善但明仲自解乃云微子殷王元
 子以存宗祀為重而非背國也比干三孤以義弼君以存
 人臣之義而非要名也箕子天畀九疇以存皇極之法
 為天而非貪生也熹恐此說亦未盡善如箕子一節尤
 無意思不知三人者端的當為處當如何以求之 先

生日三人各以力量竭力而為之非有所擇此近本求
 仁得仁者也微子義當去箕子囚奴偶不死爾比干即
 以死諫庶幾感悟存祀九疇皆後來事初無此念也後
 來適然爾豈可相合看致仁人之心不瑩徹耶仁只是
 理初無彼此之辨當理而無私心即仁矣胡明仲破東
 坡之說可矣然所說三人後來事相牽何異介甫之說
 三仁恐如此政是病處昏了仁字不可不察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近本不
 得熹疑既言動而生陽即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
 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即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於此
 即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即人物之喜怒哀
 樂發處於此即見人物之心近本如此做兩節看不知



得否 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靜闢
闢至於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
交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
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於見得
大本達道處又袞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
不於未發已發處看近本作者即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
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於動而生陽難以
為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
看切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為靜見天地之
心伊川近本無伊先生以為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
陽之理然於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於初爻以顏子
不遠復為之此只近本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

一近本無一字

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

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
爾妄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為如何近本作何如有疑更容

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
晦可意會近本無會字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辛巳上元日書云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
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清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
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辛巳五月二十六日書云某村近本作開居一切如舊無可言
者窘束為人事所牽聞近本有情意不快處一切消釋
不復能恤蓋日晏之離理應如此爾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本戀不洒落處今已漸融

釋此便是道理進之効甚善甚善思索有窒礙及於日用動靜之間有拂戾處便於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爾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於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近本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為其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爾若五十矣尚昧於所為即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辛巳中元後一日書云喻及所疑數處詳味之所見皆正當可喜但於洒落處恐未免滯礙今此便速不暇及之謹俟涼爽可以來訪就曲折處相難庶彼此或有少補

焉近本無爾焉字

辛巳十月十日書云看文字必覺有味靜而定否

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凄然某近本無中間所舉

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

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近本無盡性近本有

能然若如此看即於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

氣味爾近本無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

認到此達天德之効處就近本無喜怒哀樂未發處存

養至見此氣象近本有儘有近本地位也某嘗見呂芸

近本關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近本性而行無往而

非禮近本義伊川以謂氣味殊近本無少呂復書云云

政謂此爾大率論文字切在深潛緝密然後踐徑不差

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辨

某衰晚碌碌只如舊所恨者中年以來即為師友捐棄獨學無助又涉世故沮困殆甚尚存初心有端緒之近本有尚

字可求時時近本無見於心目爾

壬午四月二十二日書云吾儕在今日止可於僻寂近本無寂

字處草木衣近本作食苟度此歲月為可他一切置之

度外惟求進此學問為庶幾爾若欲進此學須是盡放棄平日習氣更鞭飭所不及處使之脫然有自得處始

是道理少進承諭應接少暇即體究方知以前皆是低

看了道理近本無此乃知覺之効更在勉之有所疑便

中無惜詳及庶幾彼近本無此得以自警也

壬午五月十四日書云承諭處事擾擾便似內外離絕不

相該貫此病可於近本作靜坐時收攝將來看是如何便

如此就偏著近本作處理會久之知覺即漸漸可就道

理矣更望勉之也

壬午六月十一日書云承諭仁一字近本作條陳所推測

處足見日來進學之力甚慰某嘗以謂仁字極難講說

只看天理統體便是更心字亦難指說唯認取發用處

是心二字須要體認得極分明方可下工夫仁字難說

論語一部只是說與門弟子求仁之方知所以用心庶

幾私欲沉天理見則知仁矣如顏子仲弓之間聖人所

以答之之語皆其要切近本作用力處也孟子曰仁人

心也心體通有無貫幽明無不包括與人指示於發用

處求之也又曰仁者人也人之一體便是近本無是字天理無所不備具若合而言之入與仁之名亡則渾是道理也來論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若犬之性牛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唯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

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

近本無是字

須體認到此純

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一近本有而字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之意蓋全在知字上用著力也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了了即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近本無是字處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

柔剛近本作剛柔皆包攝在此二字爾大抵學者多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見其効若欲近本無欲字於此近本無此字進步須把斷諸路頭靜坐默識使之泥滓漸漸消去方可不然亦只是說也更熟思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於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纏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於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近本作子字奚不曰下面三句元晦以謂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即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近本作是聖人渾是道理

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謂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近本無聖字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近本作夫子不居因事近本作是而見爾若近本作看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以今日事勢近本無勢字觀之處此時唯儉德近本作德儉避難更加韜晦為得所他皆不敢以姑息自恕之事泰開也元晦更切勉之上蔡先生語近看甚有力渠一處云凡事必有根又云必須有用處尋討要用處病根近本作根病將來斬斷便沒事此語可時時經心也

壬午七月二十一日書云某在建安竟不樂彼蓋初與家

人約二老只欲在此繼而家人爲兒輩所迫不能謹守
遂往某獨處家中亦自不便故不獲已往來彼此不甚
快自念所寓而安方是道理今乃如此正好就此下工
夫看病痛在甚處以驗之它皆不足道也某幸得早從
羅近本先生遊自少時粗聞端緒中年一無飲近本助
爲世事澳汨者甚矣所幸比年來得吾元晦相與講學
於頽憶中復此激發恐庶幾於晚境也何慰之如近本
之

封事熟讀數過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
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議爲名爾書中論之甚善見前此
赦近本文中有和議處一條又有事迫許便宜從事之
語蓋皆近本持兩端使人心疑也要之斷然不可和自

整頓綱紀以大義斷之以示天下向背近本立爲國是
可爾此處更近本可引此又許近本便宜從事處更下
數語以曉之如何某不能文不能下筆也封事中有少
疑處已用貼紙貼出矣更詳之明道語云治道在於脩
已責任求賢封事中此意皆有之矣甚善甚善吾儕雖
在山野憂世之心但無所伸爾亦可早發去爲佳

辛巳八月七日書云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兒輩所見凡
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疎漏欲頽敝處氣象殊不佳旣
歸來不免令人略略脩治亦須苟完可爾家人猶豫未
歸諸事終不便亦欲於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
理他不敢恤但一味窘束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
也

謝上蔡語極好玩味蓋渠皆是於日用上下工夫又言語近本只平說尤見氣味深長今已抄得一本矣謹以奉作既內恐亦好近本看也作妨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

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

求正於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

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

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謂仁也先生批云有血有氣者有無血氣者

更體究但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

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近本

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近本無仁之

爲仁近本則字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

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

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

用著力恐亦是此意也先生句斷批云以上大槩不知

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

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近本全在性分之內本體

未發時看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兼本體合而言之則莫

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

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間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

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

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

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

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即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

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於後玩味之即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

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近本故特謂之仁近本其中有自然文理密察各有

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近本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

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先生勿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為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甚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

遠矣又不知如此上則近本推測又還是不更乞指教先生曰謝上蔡云吾常習忘以近本養生明道曰施之

養則可於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於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

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於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於釋氏心也上蔡錄明

道此語於學者甚有力蓋尋常於靜處體認下工夫即於鬧處使不著蓋近本無不曾近本如此用功也自

非謝先生確實於日用處便下工夫又言吾每就事即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

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於此更思看如何唯於日用處硬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為

已物不然只是說也其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問近本無

愚意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近本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
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
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睥而益背便是塞乎天地
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
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
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
近本作又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
理不審先生以為如何 先生曰養氣大槩是要得心
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
合一也元晦云睥面益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然心
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今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

於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近本作氣合

到此若髣髴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

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近本須

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於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近本

有此謝上蔡多近本謂於田地上而下工夫此知言

之說乃田地也先於此體認令精審認取心與氣合之

時不倚不偏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

習無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於此致

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

商量可也

問熹近看中庸鬼神一章竊謂此章正是發明顯微無間
只是一理處且如鬼神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有畏敬

之心以承祭祀便如真有一物在其上下左右此理亦
有甚形迹然人却自然秉彝之性才存主著這裏便自
見得許多道理參前倚衡雖欲頃刻離而遁之而不可
得只爲至誠貫徹實有是理無端無方無二無雜方其
未感寂然不動及其既感無所不通濂溪翁所謂靜無
而動有至正而明達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不審先生以
爲如何 先生曰此段看得甚好更引濂溪翁所謂靜
無而動有作一貫曉會尤佳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
祭祀時爲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
者有入頭處爾但更有一說若看此理須於四方八面
盡皆收入體究來今有會心處方是謝上蔡云鬼神橫
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近本天地近本間妙用須是將

來做箇題目入息慮近本始得講說不濟事又云鬼神

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更於此數者一併體認不可

滯在一隅也某偶見如此如何如何

壬午八月九日書云此箇氣味爲上下相咻無不如此者

這箇風俗如何得變某於此有感焉當今之時苟有修

飭之士須大段涵養韜晦始得若一旦齟齬有所去就

雖去近本流出近本遠矣然以全體論之得失未免相

半也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須如文王方得若未也恐

不若且誦龜山與胡文定梅花詩直是氣味淡長也如

何龜山詩欲驅殘臘變春風只有寒梅作選鋒莫把疎

韜晦英輕鬪雪好藏清艷月明中右渚宮觀梅寄康侯事嘗驗之極難自非大段涵養淡潛定不

能如此遇事輒發矣亦不可輕看也如何如何書後注此數語

十月朔日書云承諭近日看仁一字頗有見處但乍喧乍靜乍明乍暗子細點檢儘有近本勞攘處近本無詳此足見潛心體認用力之效蓋須自見得病痛窒礙處然後可進因此而修治之推測自可見甚慰甚慰孟子曰夫仁亦在夫熟之而已乍明乍暗乍喧乍靜皆未熟之病也更望勉之至祝至祝

癸未五月二十三日書云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六月十四近本日書云承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於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畱在中心近本作爲

悔來論云悔吝已顯然如何便銷近本隕得胷中若如

此卽於近本道理極有礙有此氣象卽道理進步不得

矣政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謂有失處近本無罪

已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近本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

胷中却是積下一團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

近本無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論近本所謂似是於

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謹近本畏之心卽隨

處發見之時卽於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

卽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

教人令且近本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

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

二說於靜默時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

以差池近本作左地道理不進者只為多有坐此境界中爾

禪學者則不然渠亦有此病却只要絕近本作註念不採以

是為息滅殊非吾儒近本有之字就事上各有條理也近本作已

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近本或體究得不以為然便

中示報為望後見先生又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

是提破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

某近本禁人之去傳者以為緣近本作沿眾士人於通衢罵辱之

責以講和誤近本無誤字國之罪時事遂激而一變或以為

逐此近本作此人誠快輿論然罵辱之者亦無行遣恐使近本

作使人失上下之分某竊以為不然今日之事只為不

曾於原本處理會末流雖是亦何益不共戴天正今日

近本有之字第一義舉此不知其它即弘近本無弘字上下之道

而氣正矣夷狄所以盛者只為三綱五常之道衰也

七月十三日書云在此粗安第終不樂於此若以謂隨所

寓而安之即於此跪碗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

大凡只於微處充擴之方見礙者大爾

七月二十八日書云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緣三綱不

振故人心邪辟不堪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之

道衰夷狄盛皆由此來也義利不分自王安石用事陷

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如前日有近本作召旨有升擢差遣

之類緣有此利誘故人只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近本

有分字此二事皆今日之急者欲人主於此留意二者苟

不爾則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

與劉平甫書云學問之道不在於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

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自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近本有力也

又與劉平甫書云大率有疑近本有疑字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天理必察於日用處著力可見端緒在勉之爾

延平李先生師弟子答問終

延平李先生答問後錄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畧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睥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着來須是靜坐始能收斂

羅仲素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

延平先生氣象好

熹初爲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列更縝密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駢除今看得來是如此

或問近見廖子晦言今年見先生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先生頗不以爲然不知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只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說春秋頗覺不甚好不知到羅浮靜極後又理會得如何是時羅某心常疑之以今觀之

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心下愈明靜矣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答之云

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遠色他真箇是如此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嘗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

十盃醉元本無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廻後來收

得恁地醇粹所以難及

問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狀云終日危坐以驗夫喜怒哀樂之前氣象為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與伊川之說若不相似曰這處是舊日下得語太重今以伊川之語格之則其下工夫處亦是有些子偏只是被李先生靜得極了便自見得是有箇覺處不似別人今終日危坐只是且收斂在此勝如奔馳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禪入定

淳問延平欲於未發之時觀其氣象此與楊氏體驗元本無字於未發之前者異同如何曰這箇亦有些病那體驗字是有箇思量了便是已發若觀時恁著意看便也是已發問此體驗是著意觀只恁平常否曰此亦是以不

觀觀之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

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元本無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

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卽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李先生云看聖賢言語但一踔看過便見道理者却是真意思纔著心去看元本無便蹉過了多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猗歟先生果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淡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

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
殊體用混圓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
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
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
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
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
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太公與
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
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
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卯角趨拜恭惟先君
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斂衽推先水壺秋月謂公則然施
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

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
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
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
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
朝巖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
天病不舉扶沒不飯舍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
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贊不
亡者存鑒此誠意

祭文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
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
諱纘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大君胡氏咸寧
郡大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大恭人

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
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遊鄉校有聲
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雒之學於龜山楊文
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
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
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于心盡得其所傳
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
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
間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
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
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
於昭武過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巨潭溪之上徜徉而歸

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
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于府治之館舍是
季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
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公倣護喪事躬視棺斂
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
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
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
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
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
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
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
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乎是也蓋天下

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懽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賑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

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水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

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
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
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
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
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
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
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
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邪其
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
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
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

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
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
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淡潛緝密然
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
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
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
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
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
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
可犯者蚤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
然憂時論事感激動入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
崇節義厲廉耻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

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波淫
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辯之於錙銖眇忽之間而儒釋之
邪正分矣熹先君子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
沙縣鄧廸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
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
熹獲從先生遊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益其
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
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已未嘗輕以
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
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
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
庸邈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

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
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
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
哉諸孤方謀窀穸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
使其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
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
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
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
有待于筆削云耳謹狀

行狀

延平李先生之學得之仲素羅先生羅先生之學
得之龜山楊先生龜山蓋伊雒之高弟也李先生
不特以得於所傳授者爲學其心造之妙蓋有先
儒之所未言者今觀此編與行述之所經習者觀
之當見之矣始我文公朱先生之大人吏部公與
延平先生俱事羅先生爲道義之交故文公先空
於延平爲通家子文公幼孤從屏山劉公學問及
壯以父執事延平而已至於論學蓋未之契而文
公每誦其所聞延平亦莫之許也文公領簿同安
反復延平之言若有所得者於是盡棄所學而師
事焉則此編所錄蓋同安旣歸之後也文公先生
嘗謂師夏曰余之始學亦務爲儻侗宏濶之言好

同而惡異喜大而耻於小於延平之言則以為何
為多事若是天下之理一而已心疑而不服同安
官餘以延平之言反覆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蓋
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者理一分
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今
文公先生之言行布滿天下光明俊偉毫釐必辨
而有以會其同曲折致詳而有以全其大所謂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本末兼舉細大
不遺而及門之士亦各隨其分量有所依據而篤
守循序而漸進無憑虛蹈空之失者實延平先生
一言之緒也世之學者其尊信文公之道者則以
為聰明絕世故其探討之微有不可及至於不能
無疑者則又以為其學出於性習之似得之意好
之偏而已而不知師弟子之間離合從違之際其
難也如此嗚呼此蓋為千古計也豈容有一毫曲
徇苟合相為容悅之意哉北海王耕道舊讀此書
而悅之攝郡始執取之刊之郡齋以畀學者其惠
宏矣師夏贅貳于此因得述其所聞于後以告同
學者蓋丙辰夏夜之言也幸貫其僭嘉定甲戌三
月望日後學趙師夏謹識

Handwritten text in a rectangular box,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stamp, containing several lines of characters.

延三各月後金

文政辛巳

